

乡间

草



收割机在村落前的田间威武地工作着。老人和小孩们，站在远远近近的田埂上，饶有兴趣地看它。它所向披靡，拦腰截断稻禾，吃进谷粒，吐出半截稻草。几个来回下来，母亲的四方丘就被它收割完了，短短的稻草抛洒得满田都是。

在大家的欢呼声中，母亲伤感地说：没有一根好稻草了，需要稻草时到哪里去寻啊？近年来，母亲忘记了用电饭煲，忘记了开电视机，甚至忘记了我们兄妹的名字，可对一根稻草却念念不忘。

在母亲的生命里，在过去的农家，稻草真是一个深刻而珍贵的存在。

儿时割稻的时候，母亲叮嘱我们兄妹，把腰身放低，尽量不留稻茬，可以多收几担稻草。可这样一天割下来，腰腿更酸痛了。母亲从不顾及劳动的辛苦，她在意的是如何让有限的土地的产出能填饱家里的口——人口和家禽家畜的口。

收完稻谷后，稻草成了稻田的宝。田间里干爽的田好办，把一个个草束在田里田埂上晒干，挑回来垒在阁楼上就行，难办的是山冲里那些沼泽田，水永远排不干，泥沼差不多齐到大腿。这些田里的草束不运出去，很快就会朽烂掉。那段时间的早晨或者放学后，每家的孩子都必须去沼泽田里背草束，把草束背到山上晒好。这活泥水淋漓，锋利的禾叶划得手和脖子刺痛奇痒，好在不少草束下有惊喜——青蛙、泥鳅、黄鳝，伸手就能抓住，放进背上的鱼篓里，母亲加上紫苏炒了，晚餐就是美味的了。当然偶尔也会有惊吓——盘成一团的蛇，你用不理它，它自会逃窜的。

满满的一页稻草，母亲拿来干什么呢？最大的用处是给猪垫栏，让母猪带着它的小崽子在温软的草窝里呼呼睡，快快长。遇上冰雪天气，母亲也顺手给鸡鸭棚里塞上一把稻草，让它们的光脚踩在稻草上，不至于在泥地里哆哆嗦嗦睡不安稳。

稻草还有一个大用就是铺床。以前的农家，孩子多，铺盖少。每个床上，有一床像样的被被就相当不错了。至于垫被是很少有的，有也是睡过几代人的破棉絮。床铺要想暖和，全靠稻草铺得厚。当我们把晒透的稻草抱回来放在屋前晒坪里的时候，母亲会把那些长长的金黄燥爽的草束选出来，把底部沾泥巴的禾叶剔除干净，放在晒簟上再翻晒几天，直至每根稻草节上都充满阳光味，才用来铺床。铺上新稻草的床铺，不比现在的席梦思差，软和、温暖，还有一股太阳和稻草的香味。

铺完以上大用场后，垒稻草的阁楼已空了一半，但需要稻草的地方还很多呢。

清明那天播下的种子，要用稻草盖上，保温保湿，防鸟防鼠偷食，地里还不易长杂草。端午节包粽子，要用稻草灰过滤的草碱水煮，煮好的粽子色泽金黄美丽，糯米饭融合软糯，保鲜时间更长。重阳节蒸米酒，酒缸的暖窝更是非稻草不行。母亲把几捆干燥的稻草，均匀地塞进那口大圆圆的柴灶里，然后把盛好糯米饭的酒缸搬进暖窝，盖上木盖，再铺上几个干燥的稻草束封起来。当一只两只蜜蜂从窗格飞进灶屋，围着柴灶上的草窝嗡嗡不肯离去的时候，一缸甜蜜芬芳便酿成了。此外，腊八节的豆豉，冬至的豆腐乳，春节的糯米花，这些美味的转换，都是在竹筛里整齐干净的稻草上完成的。

对于稻草，我还有一次温暖、深刻的记忆。读到初三的时候，院落里的两个同学都辍学去广州进厂打工了，每个月星期日下午，我都得一个人翻过飞鹅界，再跨着河里的石头过河去学校。小寒那天，上午还不时从云层里漏下点太阳光，下午气温骤降，雨点落到地面就冻上了。我在黄布胶鞋上绑了根草绳，小心翼翼地下坡、过河。连续几天雨下来，河水升高了，最后一个石头，离岸上有点远，我想用力跨过去，没想滑进了河里，那真是掉进了冰窟窿。

坡上仙姑庵的一位婆婆来河里挑水，见我瑟瑟发抖地坐在河边的石头上拧脚、袜子的水，忙把我拉到庵旁的灶房里，在灶膛烧起一大堆柴火让我烤。在火光的温暖里，我终于暖和过来。裤子和袜子热气腾腾地，很快就干了，可黄布胶鞋一时半会怎么能干呢？天黑下来了，我必须走了。婆婆摸了摸我的鞋，皱了皱眉头，走了出去。不一会儿，她拿着一把稻草进来，将稻草用力搓软，仔细放进我的黄布胶鞋里，喃喃地说：稻谷养人，稻草暖身，快穿上赶路吧。

那次我竟然没有感冒，多亏了仙姑庵婆婆的一堆柴火和一把稻草。

在乡间众多的枯草中，稻草是最有温度的。冬季的旷野，一把草束，是农作物和果树的棉袄，一个草窠，是小鸟虫小兽的天堂。一根根微弱的稻草，温暖了乡村。

一年中最好的时候 (组诗)

□ 唐益红

黄金打造的楼宇

身边是一千年前的沅水
一泻而下的是这座冲积平原的繁荣
这一座沙洲与我们深情对视
讲述着迁徙的草木，重返的飞鸟
当春天来临，再细小的草茎也会为自己加冕

多么美啊，就像从头到脚一下的焕然一新
我不爱你无边无际奢侈的黄金
也不爱无遮无拦的光线镶满的钻石
只爱你的小蛮腰小嘴唇
爱你桃红柳绿的花花世界
和坠入绿水青山的怀抱

就像一只重锤落下溅起满天的霞光
你在赶往春天的路上，发梢沾满露水
走得太急，连蝴蝶蜜蜂
也跟不上你的脚步
有人在十万亩菜花之上吟哦
时而仰天，时而泪流满面

你有你的黄金打造的楼宇
我有我的春光十里蜿蜒如径

要允许人间还有这样一种际遇

四月，流水开始说话，草木开始思春
花朵爬上墙头，镜头对准笑脸
光线中折射出久违的世界
令所有的影子们失重

那个从细雨中走过的人是干净的
当他每天走过逼仄的空巷
当他终于追上孤独的星辰
绝望的青草因此也长出了翅膀

江湖悠远，红尘弯曲
去年的寂寥紧接着今日的无声
作为炊烟中最绝望的一缕
就此契阔波涛摇曳潦草的一生

要允许人间还有这样一种际遇
要允许白云有翻山越岭的心情
在寂静的青苔边，在淡淡的暮霭中
有人回顾一生，有人去向不明

一年中最好的时候

我想说的是，在一年中最好的时候
要与阳光下的这些芬芳相遇
你看，连植物都与我们一样
身体里盛满了多汁的甘甜

南风簌簌，就像我们现在的眼神
柔和，以及从未有过的宁静
最后一朵苜蓿会在荫蔽下成熟
有人会从近处往远处去
长夜开始短了，春末夏初
所有的花集体松了一口气

热切地等待着最后时刻的来临

其实我想说的是，对于结果来说
这可能是一生中最好的时候

不到最后，谁也不知道
谁的枝是盲枝，谁的果是盲果

我喜欢的事物都是明晃晃的

我喜欢的事物都是明晃晃的

像南方的天气一样

晦暗中总能照见太阳

连同我们身旁的这条河流

也是明晃晃的，一直往前冲

随时都做好了分路扬镳的准备

明晃晃的爱，明晃晃的不爱

从最初的沉稳到最后的加速度

我喜欢你经过暗藏波澜时一路的飞驰

我喜欢你远望山冈时毫不忌惮的目光

与任何一条大江相比

你也毫不逊色

这世界留给我们的缝隙太多了

每一条河流，都值得我大声的赞美

就像那天见到你的情形一样

青山更廓倒映在太阳明晃晃的影子底下

我们都有辨认这标记的特殊本领

练习羞涩的叫声

我喜欢这里，这里是我们相见的好地方

尘世太安静，这一树繁花也太吵

花瓣在三月间落下太多的羞愧

并且先于我们抵达洁净的大地

我喜欢水在这里变换的各种形象

可以变成圆润的卵石，可以变成碧绿的溪潭

甚至可以变成头顶上的这一树桐花繁茂

和转眼间成为我们欢喜沉溺的样子

我喜欢阳光坐在你的树冠上细数着金色的花蕊

春天在山谷跑出一道迷人的弧线

我喜欢看见一只灰雁对着这一树桐花

怀揣不能言说的秘密

练习羞涩的叫声

河流也有了期待之美

我看见木质的渔船在溪水里荡漾

独坐磐石的打渔人在岸边默念山河

先人在悬崖上凿刻上了四方的墓室

我们却在红色的岩石上篆刻着往昔的名字

相对于江心洲的寂寥，我的理解是空旷，是静默

如同此刻，水漫上来，又退回去

春风吹过，河流也有了期待之美

和所有的河流一样，我们都有相似的命运

从辉煌到沉寂，河流的命运就是我们的命运

一条石质的山路绕过穿心岩、水心寨
急促的脚步终究留不住踉跄的背影

河水一年一度想要冲向沅水的码头
晾晒的丝网在屋后等待汛期的结束
就像时间突然向我们卸下了樊笼
人间凭空又多出来一截沉醉的春风

空旷，静默，之后是一年中最长久的等待
所有隐秘的惊喜还没有开始就结束了
只有野花谷里黄色的地锦，年年频频点头
他们不认识一年一度远来的客
只在一年一次的相遇里抵死缠绵

下江南

下江南，江南那么远，你在江之南
十二月的光影走向斑驳的白粉墙
你在太仓老宅，轻弹琵琶背对一缕檀香

冰凌纹、万寿几，洗手做一碗桂花酒酿
青石板路上模糊的水汽飘上花格子窗棂
黄昏时，将刀鱼河豚鱼端上桌

此时，应该还有一杯薄酒
有一个单单瘦瘦的男子站出来
红着脸且词不达意

应该还有一群人
站在浏河的小石桥上
用含情脉脉的眼睛注视着远方

归吧，归罢，摇一只乌篷船穿街过巷
你手指大海的方向
我们都有波涛荡漾的向往

我们去等待另一场雪吧
临江有房，全城住满了异乡的人
围于的沉默抵消不了人群中的震惊
陌生人，我在你陌生的脸上看到了相同的表情
有多少春天会比这个春天更荒凉
就有多少荒凉会比荒凉更荒凉

在空无一人的小巷
在微微颤动的临水长廊
青花裙襦在夕阳下肆意地飞扬
新绿已长成，就要覆盖沉默的背影
相遇和分别注定要在同一天进行

我不知道我耽误了多少时光
却在最末的时刻学会了交换深深的眼神
走在虹桥路上，我们都是哭不出来的人
八百里江山全是你的
人间不值得你伤心

我们去等待另一场雪吧
静静地等待另一场铺天盖地的热忱

大院的相逢，就像推开一扇大门，推开之前充满期待，推开之后也有欣喜。县委大院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一个充满书香与人文气息的地方。走着，欣赏着，总会闻到一缕若有似无的香气，这是许多人的青春与学识留下的痕迹，它形成了一种无形的力量，牵引着我的视线，我的心灵。渐渐地，我明白，那些看似简单的工作，其实涉及繁琐的环节，就像风中逐渐弥漫的季候气息，从陌生到熟悉，这是一个过程。这样的相遇，别有一番滋味。

我常常在院子里散步，欣赏四季变换的风景。云天、花朵树木、飞鸟都是好风景。我会与草木对话，虽然，有些草木的名字叫不出来，但相互陪伴，相互照应。这样的遇见，甚欢，便留念心间。

我想到，那些枕在鸟声之上的时刻，是大自然的恩赐。我坐在窗前，闭上眼睛，聆听清早的鸟鸣，感受着它的美好，就像一缕阳光，洒落在云端，在树枝上，在草丛中，总是温暖宜人的。在晨光中，我仿佛看到，县委大院春暖花开的景象。

孤光 (外四首)

□ 蒋金龙

它举着微弱的灯盏
抵达黑夜。历经黑夜
又穿过黑夜

在深邃不着边际的空洞里
来去匆忙的脚步也慢了下来
打开黑夜，忍不住又多举起了一盏
此刻。是我的舞台

他
老屋还没有倾圮
鸡鸭在埘里渐渐安静
他沿着杂屋
用清癯的手指理着过于繁茂的葡萄藤
我跟在后面
他一直没有转过身来
月光一样的背影
柔和温暖
怕扰着他。醒来才在心里
轻轻喊
(原载于《湘江文艺》2021年2月刊)

二月初二，给父亲理发

野藤三根，棘刺五蔸
冬茅草无数
备好镰刀，遵母亲嘱咐清早上山
半个上午，镰刀起落
黄土堆又整洁精神起来
轻轻吹了吹左手小指头上
新鲜的伤口
一直记得父亲说过
吹一吹就不疼了

再登余湖山怀友
不高的山，因为一位故人
每登一阶，心就下沉一分
山门前的花开满了
鸟儿衔来最白的一朵
我不敢高声呐喊
怕听不到回音，也怕
山下的灯火，次第亮起

回白玉
野草有些恣肆
是三年来不曾见过的那些
没有了欢笑在头顶端跳
从缝隙里挺脱出来
与灼烈烈日公然对峙
毫无退让
面对匆忙来去的
早先的陌生人和即将变得陌生的人
却一再弯低了腰身
某一天，风
也会把它带走

